曾子家語

曾子家語卷二目錄

曾子家語卷二目錄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二目錄

曾子家語卷二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養老第三　采經史子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鄭立曰犬馬盡然賤喻貴也

右禮記
內則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趙岐曰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可爲至孝

右孟子
離婁上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趙岐曰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歿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右孟子盡心下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郭象曰洎及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

者可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觀本亦作鸛司馬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鸛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也

右莊子寓言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謂

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謂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行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宫室安牀第潔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

矣

右呂氏春秋孝行覽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

右呂氏春秋孟夏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右韓詩外傳一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忻忻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歿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饔

右韓詩
外傳七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而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右韓詩外傳八〇藝文類聚引同

說苑建本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

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女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知自處義難乎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

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右淮南子 齊俗訓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右淮南子

說山訓

漢書鄒陽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說苑說叢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新序節士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

鹽鐵論晁錯仲尼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過勝母之邑名且惡之

劉子鄗名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何者以其名害義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集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

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美吐之終身不食

右孝子傳○太平御覽引同

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戈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月珠報焉

右搜神記○太平御覽引同

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去曾子母以右手搤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

右論衡感虛

【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爾齧指孔子聞之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按淮南子說

林訓慈母吟於卷
游子褱於荆指此

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齧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齧指呼女耳參乃悲然○太平御覽引同

慎終第四 采經子成篇 經用古註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右論語
學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右論語子張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鄭玄曰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衖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以已思怪之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以為薑桂之謂也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

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爲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

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

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帟

右禮記檀弓

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右禮記禮器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趙岐曰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右孟子滕文公上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

右尸子○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同

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高誘曰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輓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也輴讀若牛行輴輴之輴也

右淮南子說山訓

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

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

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

右白虎通喪服

大學第五

禮記大學全文漢鄭玄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明德謂在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壹是專行是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黶黶閉藏貌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故君子必誠其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賢親之德

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言鳥之所止也

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閑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 此謂知本 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懥怒貌也或作疐或爲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

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犇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有諸己謂有仁讓也無諸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愼其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虐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

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識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旋奪施其刼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浸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狄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詞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故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曰彥黎眾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媢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善

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猶佹也逮及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是不務祿不肯而勉民以農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於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為己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

朱子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頼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述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
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

家

右傳之八章
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

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

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
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
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
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曾子家語卷二

桐城洪恩波襄校

曾子家語卷三目錄

曾子家語卷三目錄

丹徒陳慶年襄校

曾子家語卷三

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兼理鹽政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審訂
通奉大夫前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王定安編輯

三省第六 宋經子成篇經用古註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孔安國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右論語學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

右論語　里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咸曰弘大也毅强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能致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安國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右論語　泰伯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安國曰不越其職

右論語　憲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正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孟施舍似曾子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敝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强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右孟子公孫丑上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

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為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甯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女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女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右孟子離婁下

子贛曰滿而不溢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盧辯曰云先生者猶難之亦所謂先子之所畏也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大之人也常以皓皓是

以眉壽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是曾參之行也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字子輿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爲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爲人德因事則爲禮厚其行則爲孝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

右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孔子家語弟子行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

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古微書注引同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楊倞曰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

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爲壅大其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此所引詩逸詩也）輻謂狀大其輻也重大息嗟歎之

右荀子法行

韓詩外傳九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内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内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

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右荀子法行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

故曰自勝之謂强

右韓非子喻老

淮南子精神訓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

淮南子原道訓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高誘曰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施故肥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

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右韓非子說林下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右說苑尊賢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右說苑說叢

孔子家語好生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爲參也不知禮乎○金樓子

引同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

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右說苑雜言

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侍曰參昔者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

子者也按二子謂顏回史鰌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右中論修本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

右中論貴驗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

勝其樂

右博物志

雜說上

曾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己知

右金樓子立言

立事第七 大戴禮曾子立事全文周尚書盧辯註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計失 其求其過省其身 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

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故業必請之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復白也雖不說亦不彊爭也雖不說未解不彊爭

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貴不以己能而競於人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五者爲患其不博不習無知不能行能以讓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孱小貌不務大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悒悒憂念

也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數猶促速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非法不言言則為人誦之非德不行行則為人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也憚憚憂惶也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殄亦絕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勿勿猶勉勉

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疑善之不與惡之及己也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詬恥嗜慾思恥忿怒思患故愚惑者朝忿忘身君子終身守此也

戰戰也

君子慮勝氣（血氣勝則害身故君子有三戒○案盧見曾云舊本害作周形近致訛下危害於身亦同）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貴其可談言）言之必思復之（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思唯可復）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以言不虛）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復宜其類（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類宜其年（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可謂外內合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

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不促速之恐其倦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補謂改也飾其美而不伐也顏淵曰願無伐善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億不信不逆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說解說也存往者在來者在猶存也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德不孤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之也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簡服物之禮令其忠也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慎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去之不謗以義去之就之不賂以道往也亦可謂忠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徑行夷狄之道亦可謂知矣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諱禁國禁不服華色之服服法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

其倨也甯句倨猶慢也句以喻檄可以言而不信甯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殖夙絕之神言弗致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道遠日益云眾信弗主靈言弗與道遠日益積習之也主謂僉議所同不為主人言不信不和不合信之道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言不苟折窮人辭也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依前言往行也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無親無所親行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多言者謂時事

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侄者君子不與也侄塞也言好直則太徑為儉又太逼塞於下也夸而無耻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好名而無體無容體忿怒而為惡不以為惡或曰無惡而怒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已上遊飲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

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惰於從事）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終可知○案盧見曾云舊本並脫則無聞三字今據宋本曾子書所引增補）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言其過不大也○案盧見曾云勉與免同下文亦殆免於罪矣亦作勉字此蓋言其不足責也注非是）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悌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

也過而不能改倦也倦傾病人行而不能遂耻也謂不能終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專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無益而食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之也近於說其言說古通以爲悅字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危害於身○案盧見曾云此段注竝誤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

於不說其言蒽焉不悅釋之貌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近當字誤為遠○案盧見曾云玩此注則正文近字本作遠而注以為誤也或改作近當為遠字誤此非是觀上注以危解殆字之義則此處不應自相矛盾且與前後注文勢亦不一例故不從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心行見於言目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謂心目也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謂部分術心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

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惛亂也誣妄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文王曰省其喪觀其貞良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奈形於色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

太上樂善太上德之最上者謂其心不為也其次安之其次德之次者謂其色不為也其下亦能自彊謂其身不為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堯舜性

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仁者樂道上者率其性也智者利道次者利而爲之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自執而輕於善太上不生惡無爲遁之意也其次而能夙絕之也有意而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既爲而能改之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常思正也居由仕也故曰父母爲嚴君子孫爲臣民也備則未爲備也恒謙虛也而勿慮存焉不忘危也事父

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家子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

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家治則移官亦理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淫大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乂治也諸侯日旦思

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禍福唯人空其慎也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誡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不形於面使而勿貌也不以貌勞徠之導之以道而勿彊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也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曾子家語卷三

丹徒陳慶年襄校